

1914

第4期

1984.12



阳江文史资料编辑组编

陽江文史資料



阳江县文史资料（季刊）第四期 一九八四年十二月

目 录

阳江县地理概况（四）	罗鸿文	（1）
广府人在阳江经营商业概况	程汝忠	（7）
解放前阳江独家机械修配厂——利江民	余 实	（9）
阳江县明、清两朝自然灾害史料	李水光	（11）
阳江方言（二）	许培栋、叶柏来	（21）
阳江历代建置、庙坛	高阳云	（37）
阳江八景	曾传荣	（44）
阳江修志史略	许培栋	（51）
在阳江出土的新石器时代的文物	林尚知、莫志强	（63）
本县的天外来客——“阳江陨石”	罗鸿文	（65）
小资料：		
阳江机织双纱汗线衣历史资料		（10）
解放前阳江的几种手工业		（36）
阳江县平民习艺所		（62）
阳江俗语（二则）	奇松	（8）（43）
东山石塔（扉页说明）	编者	（50）
致读者		（66）

阳江县地理概况(四)

罗鸿文

五、自然资源和生产概况

(四)、水产资源及渔业生产

1、富于渔盐之利的自然条件

本县面向广阔无垠的南海，海岸线长230公里，岛岸线也有20公里，岛屿港湾众多，陆地河涌交错，池塘、水库星罗棋布，水域宽广，气候宜人，水温和盐度适中，素具渔、盐之利。

本县海域属南海大陆架的一部分，海洋捕捞水域辽阔，处于电白渔场与沙堤口渔场之间。底质平坦，泥堆、礁石很少，且多为20~100米左右的浅海，太阳光多可射到海底，利于海洋生物的繁殖和生长。据测定，本县近海水温平均为 23.4°C ，最高月(8月)平均水温为 33.3°C ，最低月(2月)也在 12°C 以上，为暖水性鱼类提供了优良的生长繁殖场所。这里每年大风次数约20~30次，冬季多为东北风，夏季为偏南风，海流随季风而变，流速较缓，利于生产。

本县有大小独流入海的河流近十条以及无数的涌汊。这些河涌随淡水带来大量有机质和营养盐类(氮、磷、硅等化合物)注入海中，促使浮游生物的大量繁殖，这就为鱼类提供了丰富的饵料。

本县优良渔港也很多，其中闸坡、东平、沙扒等为全省有数的几个著名大型渔港。闸坡港更是独占鳌头，早在二十年代初，《中山实业计划》中即列为全国的三等港，是本省重点开发的渔港之一，产量一向名列全省各渔港的前茅。溪头、河北、对岸等是本县的重点渔港，自然条件也很好，渔业生产也较发达。

此外，本县还有可供养殖的肥沃滩涂面积达16万亩，且多处于咸淡水交汇地带，深度和盐度适中，浮游生物丰富，利于发展海水养殖。除江河水面外，陆地还有可供淡水养殖的鱼塘、水库等面积达9万亩。这些都为本县发展海、淡水养殖事业提供了最必要的条件。加上人口众多，劳力充裕，生产历史悠久，经验丰富，渔具、渔法种类繁多，发展渔业生产的前景十分广阔，潜力十分巨大。

2、丰富的水产资源

本县水产品种类繁多，资源极为丰富，海产品更占有很大优势。在南海的1000多种鱼类中，有捕捞经济价值的达130多种，本县多有捕捞。其中以沙鱼、带鱼、赤鱼、池泽（兰元鲹）、铁甲池（大甲鲹）、红三、金线、马鲛（鲅）、花鲛（鲐）、鲳鱼、门鳞、金枪鱼、沙丁鱼、大黄鱼、小黄鱼、立鱼（二大刺鲷）、目鱼（大眼鲷）、狗鱼、鲻鱼、羊棍、曹白等四十多种为大宗。虾类有大虾（墨吉对虾）、赤爪（近缘新对虾）、黄虾（周氏新对虾）、驰名中外的儒洞金钩虾（刀额对虾）、狗虾、毛虾等多种。蟹类有青蟹、梭子蟹（花蟹）、毛蟹等多种，那龙河与漠阳江相汇的河口一带所产的“尖山蟹”更是名闻遐迩。贝类有蚝（牡蛎）、贻贝（青螺）、文蛤、毛蚶、泥蚶等多种。此外，鱿鱼、焯鱼、墨鱼、鲍鱼、海蜇、海胆、龙虾等珍贵海产品，蕴藏量亦非常可观。

淡水鱼类除了传统养殖的鲢、鳙、鲮、鲩等四大家鱼外，还有不少经济价值较高的野生鱼类，如鲤鱼、鲫鱼、鲶鱼、塘虱、河鳗等等。近年来推广养殖的各种热带鱼类，不但能安全越冬，而且速生快长，产量很高。

3、渔业发展历史和生产概况

（1）海洋渔业：根据本县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和丰富的水产资源，加速发展海洋渔业，不但关系到广大渔民生活的改善和提高、为城乡广大人民提供更多的食品蛋白和许多工业原料，而且对保卫海疆、捍卫祖国海洋权，争取更多外汇，支援国家“四化”，都有深远意义。

本县海洋渔业生产历史悠久。自古以来，沿海居民主要是靠“海”为生，不但中、浅海渔业发达，而且深海作业也很发达。闸坡港的“七膀”帆渔船，有逾百年的历史。经过长期的使用和不断改进，它以船体大（一般达六、七十吨位）、结构坚固、稳定性能好、续航能力强、适应南海的风浪等特点而驰名于世，在全省各类渔船中，堪称最佳。抗战前，光是闸坡港拥有的包括“七膀”在内的大型拖风渔船达288艘（加上其他小型渔船达500多艘）。捕捞范围，从本县外海直至海南岛、北部湾，汕头等外海水域；有的还南下至西沙群岛海域一带。但在抗日战争期间，本县深海远航渔船，多在海上遭日寇烧毁或击沉。闸坡港也先后被轰炸、炮击多次，摧残极其严重。1939年农历1月12日，敌机8架轰炸闸坡，当场炸死渔民和陆上居民200多人，炸沉炸毁渔船15艘。据不完全统计，1937年至1941年的4年时间，光是闸坡港被日寇烧毁、炸毁和劫走的大型渔船达148艘，杀

害渔民364人，烧毁木棚、房屋六、七百间。抗战后期几年，尚未统计在内。到1949年全港只剩下渔船320艘，其中大型拖风船只有132艘，损失过半，可见破坏之严重。其它各渔港亦有不同程度的破坏，致使本县渔业生产一落千丈，奄奄一息，1949年全县海水产品只有19万多担。

解放后，随着国家工业和科学技术的进步，本县海洋渔业才逐步发展起来，并且不断向机械化、现代化迈进，继1957年在闸坡港建立第一对双拖机船（135马力×2）后，机动渔船不断增多。到1982年底，全县海洋渔业捕捞拥有机动渔船达1880艘，总吨位达28,855吨，79,581马力；非机动渔船2,930多艘，总吨位9,430吨。机动渔船总吨位占全县渔船总吨位的75.4%，机船马力是五十年代末期的90倍。六十年代后，普及了化纤渔具，逐年配备了各种助渔导航仪器。现全县设有短波无线电台45台（其中岸台4座），拥有定位仪86台，探鱼仪150台，对讲机295台。逐年还培训了大批各种专业技术人材。由于有了这些现代化的设备，不但大大提高了海洋渔业生产能力，使产量逐年上升，而且对渔民的安全有了可靠的保证，结束了千百年来“行船跑马三分命”的悲惨命运。到1977年，海捕产量达203万多担，创本县历史最高水平，相当于1949年产量的10倍多，占当年全省海洋渔业产量的10%。

但是从1978年起及以后连续几年产量急剧下降，1978年只有110万担左右，比1977年减少45.6%，到1981年则降到1965年的生产水平，仅有80多万担。原因是多方面的，这些年来，羊鱼锐减，而日本、南朝鲜和香港的渔船进入渔场滥捕，他们使用的，又是高速的机轮，还驱散鱼群，经长期酷渔滥捕，又未能对资源保护，我们的机械化科学方法和管理也未能赶上形势等等。

水产资源是国家的一项宝贵财富，加强水产资源保护，保证其正常繁殖成长，是发展水产业的基础。1979年以后，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指引下，认真贯彻执行“调整近海作业，开发外海渔场，加强渔政管理，保护和合理利用水产资源”的发展方针，总结经验教训，全面调整海洋渔业生产布局，加强了中、深海刺钓和深海拖网作业，将部分近海拖网渔船加大马力转向深海生产，改良渔具和网具。这样，不仅改变了不合理的生产布局，且对合理利用资源，提高鱼货产量和质量，都起到积极的作用。从1982年起开始扭转了连年减产的局面，产量达到110多万担，1984年达到150多万担（其中优质鱼及名贵海珍品占四成以上），取得连续三年的大增产，使产量曾经一度下降了的又逐渐升起来。现在全县从事海洋渔业生产的专业劳力有13,000多人，兼业劳力也达1万多人。

表六

阳江县近年渔业生产情况表 单位：担

年 份	水产品总量	其 中		
		海 洋 捕 捞	海 水 养 殖	淡 水 养 殖 和 淡 水 捕 捞
1978	1,148,287	1,104,535	8,408	35,344
1980	940,663	889,414	11,247	40,004
1981	881,469	829,747	15,287	36,462
1982	1,211,977	1,135,507	22,881	45,374
1983	1,474,922	1,374,512	32,133	68,272
1984	1,682,425	1,543,758	42,037	96,630

解放后，广大渔民不但政治上彻底翻了身，成为国家的主人；随着生产的发展，在经济和文化生活上不断得到改善和提高。解放前全县深海渔民几乎没有一户人家在陆地上有寸土片瓦的，而今却全部建起了新的砖瓦楼房。单就闸坡港来说，约有两千幢两层以上的楼房为渔民所有，多数家里有收音机、录音机和缝纫机，其中一部分还有电视机，生活上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解放前全港只有三个渔民子弟读上高小，现在适龄儿童都上学了。全港有三间小学和一间中学，就读的多是渔民子弟，还有六、七个渔民子弟上了大学。

(2) 海水养殖 现已查明，本县有可供养殖的滩涂面积16万亩。这些滩涂都处在各河口区水网发育、咸淡水交汇地带，水质肥美，水温适中，盐度相宜，风平浪静，浮游生物繁殖快，饵料十分丰富，是比较理想的优良养殖场所，被人们誉为本县的“黄金海岸”。在这16万亩滩涂中，有9万多亩适宜建立鱼塭养鱼，其余6万亩可供养虾、蚝、蚶、蟹、文蛤、贻贝、江蓠、紫菜等。发展海水养殖业具有投资少、成本低、见效快、收益大、不占用农田，不污染环境等特点。它对繁荣本县经济、扩大对外贸易，有其重大意义，必须把可养滩涂水面充分利用起来，力争在最短时间有较大突破。

(3) 淡水养殖 本县陆地水域宽广，除江河水面外，水库可养殖面积约7万亩，鱼塘近2万亩，涌汊水渠数千亩。而温高水暖，一年四季均可进行自然繁殖，自然条件得天独厚。

厚。但过去长期来，由于极“左”路线的干扰，本县淡水养殖的优势基本没有发挥出来。可养的鱼塘、水库虽已基本得到利用，但因政策不稳定，忽视经营管理和科学养鱼，因而产量甚低，1980年鱼塘平均亩产只有220多斤，（仅相当于全省平均数的 $2/3$ ，还不及珠江三角洲大面积平均的一半），水库产量更低，平均亩产不过十来斤，全县淡水鱼总产仅为400万斤，人均占有3斤多，这与本县淡养的优越条件极不相称。

三中全会后，由于落实了农村各项农业政策，农民养鱼的积极性才调动起来，特别是84年中央1号文件的下达，由于政策优惠，养鱼收入比一般种养业收入高，而且投资少、成本低、见效快，占地也不多，因此农民养鱼积极性空前高涨，至84年上半年，新挖鱼塘约7千亩，淡养面积从1980年的79,000多亩扩大到9万多亩，约为1949年的13倍。同时大搞联产承包，现全县有淡水养殖联合体170多个，1450多户，另外还有独家经营的3,200多户，养鱼积极性方兴未艾。县水产部门也加强对联合体和专业户对养鱼技术的指导，提倡科学养鱼，近年来单位面积产量有所提高，1984年已从1980年的亩产220多斤提高到340多斤，新墟、白沙有的高产塘达到亩产1,500多斤，可见本县淡水养殖的潜力十分巨大。

表七 阳江近年淡水养殖发展情况表

年份	养殖面积 (亩)	总产量 (担)	其中		
			鱼塘养殖面积 (亩)	鱼塘总产 (担)	鱼塘平均亩产 (斤)
1980	79,515	40,004	13,097	29,059	222
1981	83,764	36,462	13,561	31,241	230
1982	87,502	45,409	13,677	38,511	281
1983	84,550	61,123	15,587	49,495	318
1984	91,335	85,890	19,698	66,757	348

本县淡水养殖方面，除了搞好鱼塘整治，努力提高单产外，还必须充分利 用江河、水库、涌汊、等各种水体，因地制宜地发挥各方面的积极性，把淡水养殖同农田基本建设、调整农业结构和生产布局结合起来。同时还要注意保护现有资源，防止水体污染。如漠

阳江自双捷拦河坝建成以后，堵塞了鱼类迴游通道，生态系统受到破坏。加上植被的破坏，河流含沙量增加，河床淤高，河水日浅，还有农药和工业废水的排放，鱼类生存繁衍的环境，受到了严重的威胁，致使资源大减，这是值得注意和引起重视的。

漠阳江下游（城西、岗列）地势低洼，水网纵横，地下水位高，水资源丰富，可考虑采取珠江三角洲的“基塘生产”模式，鱼、粮、果、蔗（桑）结合，逐步建成本县淡水渔业基地。

要发展阳江的渔业，还必须发展阳江的水产加工业。阳江是广东重要渔产区，但低档鱼类产量所占比例大，如1976年渔业总产量203万担，1977年达207万担，而这两两年羊鱼占半数以上。当年不重视水产加工，以致大量下等鱼变质作肥料，是极大的浪费。近几年专业户加工水产品获得成效，1984年全县水产部门和专业户加工各种水产品三十五万担（不包括羊鱼），比1983年增加了一倍多，品种多达一百一十多个，质量也大大提高，利润达到七百多万元。今年计划加工水产品的产值达一千二百万元。可见阳江水产加工工业前途广阔，大有可为。渔业的低档鱼类多的困难有了出路，必然促进渔业的生产。渔产多了，又为水产加工业增加品种和原料，互相促进，阳江渔业前途无限。

充分发挥本县水域宽广，水产资源丰富，劳力充裕，交通便捷，自然条件得天独厚等优势，大力开展海、淡水渔业生产，开展渔业多种经营途径，必将成为繁荣本县经济的坚强后盾。

（上接第36页）

线香业——制线香的手工业者，全城约近千户。除少数商店经营线香，如馨天德、德馨昌等，绝大部分都为家庭手工业。计华濠社各巷道有数百户。三铺街至河沿社、石觉头等街道妇女多以制线香为家庭副业。而附城的塘背村、海库村的妇女也多以制线香为业的。那时阳江的线香远销海南岛，数量很大宗。每年春季有运输船数十艘运销线香到海南，然后再从海南运回槟榔、椰子、木材等商品在阳江销售。

在阳江城市市场销售的还有观光村、潭塘村的竹笠，沙岗的竹帽，城西一带农村所生产的农用竹器、家用竹器，销量颇大，从事制作的遍及家家户户。

此外，还有木材家私制作，在县城的有二百多家，木工工人有三千人左右。

据粗略估计，那时阳江城和它附近的村庄从事上述手工业的人数约有三万多人。

林华煜、谢彦伦供稿

广府人在阳江经营商业的概况

程禹忠

解放前在阳江经商的广府人，指南海、番禺、东莞、顺德、中山、清远、三水、从化等县的人。他们有句口头禅：“南、番、东、顺、香，清、水、化成龙”加以概括。而其实，参加阳江“广州会馆”的还有四邑（台山、开平、恩平、新会）的商人。而其实，来阳江做生意最早，人数最多，生意做得最大的是南海县人，其次是新会县人。

据调查，最早来阳江经商的是南海县的一郭姓人家。这一郭姓人家在阳江城镇里开设了“会德”这爿铺户，经营油糖京果海味，而以批发为主。“会德”的开设，据它存下的薄据所记录的帐目，是始于清乾隆年间。

广府人在阳江所经营的商业，有零售而以批发为主。经营行业：有经营油糖、京果、海味的如会德、长泰、和昌（还有南栈、北栈）；有经营药材的如昌济、普济、存仁、天德、爱和轩、瑞芝园；有经营铁料和铁器制品的如万记、钜隆、蔡鉴记；有经营五金、煤油、白糖、面粉的如怡泰荣、怡泰栈；有经营染房的如正色、茂安、仪德；有经营纸料的如何美盛、悦盛；有经营名茶的如茗珍、福珍；有经营木材的如栋隆等。除外，有的大铺户还兼营当铺业和后来的米机业。从广府人在阳江经营类别和铺户字号来看，其行业的广泛，其铺户规模之大，是执整个阳江商业界之牛耳的。

如上所说的，当时在阳江城镇做大生意的人，都是以广府人为多。阳江本地人所开设的是一些规模不大的如苏杭、成衣、酒米、山货之类的铺户。这是因为当年外出做生意的阳江人不多，依附土地的封建思想意识严重，人们认为：“真财主（指买田地成为地主），假生意”。也即是说：要做真正的财主，就得买田置地；而做生意，是成不了真正财主的（大概认为做生意会有兴衰、蚀本之时）。

广府人在阳江做生意之所以做得大，是在于他们有一条承上连下的经营渠道。也就是他们所做的生意，上连国内各大城市和香港的铺户，下通乡村墟镇铺店，兼连邻县如阳春、电白、信宜等地。从而保证供销畅旺，生意做得兴隆发达。又广府人做生意，有它独特的经营方式。这就是他们向上面的联号进货，货款不需兑现可以记帐。结帐有两种形式：一是下次进货，清结上次帐目；一是“节结”，即每年逢端午节、中秋节、冬至节三次结帐。至于以

现款交易，则可得百分之一的回扣优待。他们用这一经营方式向上进货，也同样用这种方式向下批发。所以，他们上面有联号，又讲信义，无本也可以做生意；下面墟镇和邻县客户多，生意就可以越做越大。难怪旧生意人标榜是“货真价实，童叟无欺”，祈求的是“川流不息，货如轮转”。

在阳江做生意的广府人中，名气最大的是南海县人曹月波。曹在阳江县城镇开设的“和昌”，经营油糖、凉果、海味生意。“和昌”是主体，还附设南栈和北栈。两栈是专从事制作京果和酱料的。曹月波在商场中有名气，一方面是他的生意做得大，另一方面他肯拿出一些钱来办社会救济事业。如创办广爱善堂、在和昌店里备置急救药品，免费送给病人等。在旧社会里，商人重利，而他能轻财做点慈善事业，他本人和他的铺户，便为人们广为传扬。当时有人评说他是一个讲“修德”“积福”的人。也有人说他是一个最善于做生意的人（因为他做的慈善事业，无形中成为他的商业广告）。

在阳江做生意的广府人，曾建就一座规模很大的“广州会馆”。广州会馆大约建于清同治年间，距今约一百多年。馆址在今太傅路末段。会馆内供奉有三位神祇。中间一座奉的是关帝，左边一座奉的是娘娘，右边一座奉的是财白星君。一年几次神诞，祀典隆重，讲究排场。这一方面表示他们奉神的诚意，另一方面则炫耀他们的多财善贾。又从他们所奉祀的神看，“关帝”是讲团体义气，“娘娘”是保佑水陆平安，对“星君”则祈求发财致富。而更现实的是他们以会馆为纽带，抱成团体，从而巩固他侨居和商业的地位。

广府人在阳江经营商业，始起于清朝中叶，兴盛于民国初年，到民国二十年代则走向下坡路。至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后，广府人所开设的铺户，因它和天津、上海、汉口、广州、香港等大城市所开设的联号断绝了联系，以致货源不继，资本窘乏，便一蹶不振了。

阳江俗语（一）
松
吉

“赶得华濠，无赶得三铺”——形容忙不过来，顾得这顾不得那。一九四二年冬至一九四三年春夏之交，阳江城霍乱大流行，那时全城死了四、五千人，尤以华濠、三铺、西濠为甚。这些地方差不多每家每户都有死于霍乱的。棺材佬整天忙于收尸，所以有“赶得华濠，无赶得三铺”一语。这本是一句悲惨的话，后来演进为忙不过来的谐语。

“死牛死着莫子三”——莫子三是阳江龙涛大地主，此人专以牛只租给贫苦农民耕种以收“牛税谷”。某年发生牛瘟，许多耕牛都死亡了。那一带死的耕牛十有八九都是莫子三放出的税牛，所以说“死牛死着莫子三（的）”意思是“人家的事与我无关”。

解放前阳江独家机械修配厂

“利 江 民”

余 实

阳江国营农机一厂，是目前阳江县生产农业机器的一个大厂。它的前身，主要是“利江民”。1955年在公私合营时，“利江民”和蔡鉴记等私人企业，一齐合并成为农机一厂。

“利江民”是从搞家庭手工业开始的。二十世纪二十年代，阳江纺织业只有北门街姓钟的一家用木机生产土布，太傅路陈杏堂开设三益号生产笠衣（汗线衣）和梁盛记吴达初用手摇织袜机生产棉纱袜。它们的产品不能满足社会的需求。在这种求过于供的情况下，“利江民”的纺织业便兴办起来，并成为阳江第一家用机器生产家庭小工厂。它开始织袜，由织袜而织笠衫（汗线衣），最后发展成为阳江唯一的机器修配厂。

“利江民”的厂址（也是住家）在江城镇朗星三巷（即现在朗星四巷）。主人是苏姓三兄弟。首先织袜的是老二苏焕中。他小学毕业后，因家贫辍学，在梁盛记处学得织袜手艺，央其父苏泽臣凑资买得织袜机一部，在家里织袜。由于销路好，陆续添置几部织袜机，家中男妇都织袜，连小孩也帮卷纱，真是家无闲人。焕中性聪慧，酷爱机器，常把织袜机拆开研究，掌握织袜机的构造性能，织袜机坏了不但能够自己修理，还能同他人修理。他除了自己织袜外，也把技术传授他人，不少人在他那里学会织袜，然后自行生产。

织袜的人逐渐多了，这时候苏焕中的生产收入也多了。他又买回汗线衣织机兼织汗线衣。这时，在广东最著名的针织厂是广州的“利工民”。苏焕中则在江城镇朗星三巷口挂出“利江民”招牌，把“利工民”的工字加上水旁，作为区别，并喻意为“便利于阳江人民”。除生产汗线衣和袜外，还兼修理袜机、汗线衣机、汽灯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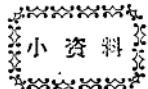
二十世纪初期，阳江大型工业只福阳电力公司一家，其余都是用手操作的机器。这些机器坏了，大多是由“利江民”修理。业务日多，“利江民”于1924年添置了一部小机床。在没有人指点怎样使用的情况下，苏焕中细心摸索。这时，他哥哥苏焕彬还在阳江县立中学第一届王班肄业，也共同研究，终于开动了机床。从此，“利江民”由修理进而能配件

了。这时，阳江各类工业机器元件，一般不须向外地修配了。

解放前阳江苏姓的祖辈很富，凡高小毕业的子孙，比作清朝科举的秀才颁给胙肉，凡是中学毕业则比作举人。苏焕彬看到他们修理机器这一行业大有发展前途，不顾功名，毅然退了县立中学的学业，和弟弟焕中一起搞机修。到了1940年，业务继续扩大，他们又买回一部大机床，一台单盘发动机和一台风焊机（这台风焊机于“三三”事变时被日寇抢去，弃于北津，为当地群众拾得，后由“利江民”赎回）。经营的范围便更广了。这时阳江已有了四干公路（江恩、江电、江台、江春公路）有汽车行驶，又有汽船往来于阳春、埠场、闸坡等处，这些车船，多是商办，没有修理设备，机器坏了，除“利江民”并无第二家能修理。连福阳电力公司的机修工作有时也要央求“利江民”苏氏兄弟来做。在业务蒸蒸日上的这年，苏焕中病故。“利江民”由苏焕彬独力支撑。他的第三弟弟苏焕华中学毕业后，也回来参加小工厂生产。兄弟子侄都先后学到机修技术，一家人都从事工作。这个解放前阳江唯一的机器修配厂“利江民”也可说是个家庭工厂。

后来，“利江民”拥有机床三部、发动机一部。还开设铸造业务（主要是铸铜件，如轮船的车叶）在没有镗床和铣床的情况下，也能想办法做到一机多用，如在车床上镗发动机气缸、制造齿轮等，因此，它不但包揽了阳江汽车，电船各种机修业务，业务还扩展到邻县去。解放后，江门华发号轮船的水泵坏了，特地来阳江专找“利江民”修理。

1955年公私合营，“利江民”把全部机器参加了合营，成为国营农机一厂。现苏焕彬兄弟均已退休，其儿子和儿媳也有的退休，有的退休留用。“利江民”传授出几个学徒，有的也参加了车站机修工作。他们对阳江工业的发展，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阳江机织双纱汗线衣历史资料

一九二五年，阳江县城太傅路陈杏堂开设三益号，始用机器生产双纱线衣。此后设厂的日多，至一九三五这十年间，发展到十多个厂，共有织机七十台，职工合共百余人。产品销售于恩平、阳春、电白、高州、信宜、茂名、化州、徐闻、海康十多个县。一九三八年，广州沦陷后，棉纱供应断绝，没有原料进行生产，全城汗线衣生产全部停工。抗日战争后，一九四六年有外来棉纱供应，十几间厂全部恢复生产。在一九四六至一九四八这三两年间，销路颇畅，但产量仍未达到应有的水平。解放后，由于质量不高，销量逐年下降。一九五六年，这十几间厂合并为阳江制锁一厂。

——谢彦伦提供

阳江县明、清两代自然灾害史料

李水尧

一、水灾纪录

公 元	朝 代	事 实 发 生 月 日 及 情 况	附 志
1458	明天顺二年 戊寅	六月，大水暴长，旬日，坏田庐溺人畜甚多（《林志》据《庄志》《李志》修）	《李志》指道光年李法修的《阳江志》
1462	明天顺六年 壬午	大水《李志》	
1516	明正德十一年 丙子	六月，大水，积雨旬日，壬戌夜潮潦暴涨，坏公私房屋数千间，城崩殆尽冲陷民田无数。时二熟不登，江邑大灾，署象县丞周孜凡告灾者辄索赔然后准报，以故申灾不实。既而邑令姚凤复任，如水益深，民遂大困。有饥民以牛易粟，比得升斗，回家而妻子业已饿死，其人即自经。又饥民有采草根而食者一家十余口遇毒。（《李志》）	之前，姚凤曾被论去官
1528	明嘉靖七年 戊子	夏五月，大水。（《李志》）	
1535	明嘉靖十四年 乙未	五月，大水岁饥（《李志》）	
1553	明嘉靖三十二年 癸丑	夏大水，秋九月，大饥，斗谷钱一百四十（《李志》）	
1610	明万历三十八年 庚戌	大水，南河（按今塘坪、大八区）尤甚。水色黑，鱼虾浮出，大木漂流，陵谷变迁，坏民居无算，陷民田十余顷（《李志》）	
1620	明万历四十八年 庚申	四月大雨，暴雨迎潮，水深八尺。西门外旦场、华濠一带，民房崩陷者七百余家。白沙顶、麻布演、津头蓢等村，庐舍淹没殆尽。（《李志》）	

1630	明崇祯三年 庚午	五月大雨水。二十六日大雨如注，至六月初四方止，城外民房多被淹没（《李志》）	
1687	清康熙二十六年 丁卯	夏四月、六月，咸水两淹禾稼。（《李志》）	
1702	清康熙四十一年 壬午	夏四月大水 《李志》	
1725	清雍正三年 乙巳	大水伤稼 《李志》	
1736	清乾隆元年 丙辰	九月大水 《李志》	
1781	清乾隆四十六年 辛丑	六月大水，瀼江水长，平地数尺，城西倒塌，毁民房无算，沿河禾稼被淹。 《李志》	
1854	清咸丰四年 甲寅	四月尤雨，涨涨丈余 《林志》	《林志》指民国林钟英等修的《阳江县志》
1857	清咸丰七年 丁巳	六月淫雨，冬大饥，斗谷钱六百文 《林志》	

二、旱灾纪录

公 元	朝 代	事 实 发 生 月 日 及 情 况	附 注
1173	宋乾道九年 癸巳	旱 《李志》	
1326	元泰定三年 丙寅	九月，南恩州旱，民饥账之。《元史、泰定皇帝纪》《林志》）	
1341	元至正元年 辛巳	三月旱（《庄志》《李志》）	《庄志》指乾隆年间庄大中修的《阳江县志》

1466	明成化二年 丙戌	刺竹实，随枯，邑长老相传，竹实为荒兆，屡验。（《庄志》《李志》）
1595	明万历二十三年 乙未	夏秋大旱，滨海一带赤地靡遗。近山数图稍收，而邻邑饥民流移境内者以万计。 《庄志》
1601	明万历二十九年 辛丑	夏四月旱 《李志》
1604	明万历三十二年 甲辰	夏四月大旱，至芒种不雨。《李志》
1608	明万历三十六年 戊申	刺竹实。《李志》
1636	明崇祯九年 丙子	自五月不雨至八月（《李志》）
1648	清顺治五年 戊子	春二月刺竹实，随枯。是岁大饥，斗谷银三钱，斗米可易一子，老稚流离，民采竹实食之。（《李志》）
1658	清顺治十五年 戊戌	刺竹花，是岁冬饥。（《李志》） 斗谷百钱。
1669	清康熙八年 己酉	夏四月旱（《李志》）
1674	清康熙十三年 甲寅	春旱。夏六月，告籴于阳春。 (《李志》)
1680	清康熙十九年 庚申	夏秋大旱。（《李志》）
1691	清康熙三十年 辛未	旱（《李志》）
1697	清康熙三十六年 丁丑	大饥（《李志》）

1715	清康熙五十四年 乙未	旱 (《李志》)
1742	清乾隆七年 壬戌	春夏大旱 (《李志》)
1757	清乾隆二十二年 丁丑	刺竹实 (《李志》)
1802	清嘉庆七年 壬戌	刺竹实，随枯。冬稼歉收，次年四月，斗米钱五百文，商民俱困。 (《李志》)
1803	清嘉庆八年 癸亥	四月斗米钱五百文，商民俱困。 (《李志》)
1898	清光绪二十四年 戊戌	刺竹实，旋枯。(《李志》)
1899	清光绪二十五年 己亥	刺竹花 (《李志》)

三、风灾纪录

公 元	朝 代	事 实 发 生 日 月 和 情 况	附 注
1514	明正德九年 甲戌	秋八月，飓风大水伤稼。(《李志》)	
1526	明嘉靖五年 庚戌	大风拔木(《李志》)	
1579	明万历七年 己卯	夏五月，飓风大作(《李志》)	
1620	明万历四十八年 庚申	夏六月，飓风大作，时澳人为红毛番所掠财物，既而追赃论罪，上下五十多里，逃亡殆尽，狱毙自缢服毒者甚众。 (《李志》)	

1674	清康熙十三年 甲寅	秋飓风作，大水，河南二三图土田冲决。（《李志》）
1682	清康熙二十一年 壬戌	秋七月飓风大作，咸水入港，淹没禾稼。（《李志》）
1683	清康熙二十三年 癸亥	七月咸水复淹禾稼（《李志》）
1707	清康熙四十六年 丁亥	夏六月，大风雨。（《李志》）
1709	清康熙四十八年 己丑	口月，大风雨。（《李志》）
1753	清乾隆十八年 癸酉	八月飓风。《李志》
1761	清乾隆二十六年 辛巳	八月飓风大作，海水泛溢，平地水深数尺，沿海禾稼田庐多被淹没。 （《李志》）
1768	清乾隆三十三年 戊子	二月飓风 《李志》
1774	清乾隆三十九年 甲午	八月飓风（《李志》）
1776	清乾隆四十一年 丙申	八月飓风（《李志》）
1801	清嘉庆六年 辛酉	八月十四日飓风（《李志》）
1812	清嘉庆十七年 壬申	五月十四日飓风，织簾大水。八月五日 飓风。（《林志》）
1815	清嘉庆二十年 乙亥	六月十九日飓风（《李志》）